

鲁迅的高情商

况味人生 □舒敬东

鲁迅不仅智商了得,连情商亦高出常人许多。只不过,当太阳光芒万丈彩霞满天时,月亮的清辉就被掩盖了。

1924年7月7日,应西北大学傅铜校长邀请,鲁迅与同行十余人,从北京西车站坐火车出发,西行西安进行暑期讲学。14日下午,一路劳顿到达西安,刚安顿妥,鲁迅就迫不及待地给老母亲写了信,“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。寄母亲信。”出门在外,写封信回去报平安,这没什么可讶异的;让我顿起波澜的,是7月24日讲学的中途,鲁迅又给母亲写了一信,“上午寄母亲信”。8月4日返程。2日,鲁迅再一次给母亲写了信,“下午寄母亲信”。看到这,我已是静不下来了。出门不到一个月,鲁迅就给母亲写了三封信。

返程的前一天上午,鲁迅还“同夏浮筠,孙伏园往各处辞行”。看到此处,便更觉鲁迅情商高于常人。

西安是文化古城,讲学的间隙,鲁迅便和二三同好游碑林、逛街市,光顾古董店,遇到合意的,顺手就买了。在西安的20余天,鲁迅陆续陆续就买了不少玩意,什么“乐妓土离人二枚”“四喜镜一枚”“杂造像拓片四种十枚”“弩机一具,小土泉一枚”“《卧龙寺观音像》一枚”“彩画鱼龙陶瓶一枚”“磁猿首一枚”……

返程到潼关,又“买酱黄苜十斤”;路过洛阳,再“买汴藕一匹、土离人二枚”。

看鲁迅的这段暑期讲学日记,有时就像看小说,不到结局,你竟不知此情节用意何在。比如看到鲁迅“买酱黄苜十斤”,我就颇不解,心中不时要纳闷:“酱黄苜”是什么东西?十斤,干嘛要买这么多?直至鲁迅回到北京之后数日,我才恍然大悟。

8月12日半夜,鲁迅到达北京住家。第二天,就去访了李慎斋,“赠以长生果、枸杞子各一合,汴藕一匹,《颜勤礼碑》一分。”至此,我才明白路过洛阳鲁迅为何要“买汴藕一匹”。鲁迅两度在北京买屋,这位教育部的同事李慎斋曾为此跑前

跑后,日夜奔波,出力最巨。此次西安讲学回来,赠些当地物产,既聊表了谢意,又真挚而熨贴。此举就像鲁迅文章,行云流水,自然而然。

同一天,鲁迅又“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,赠以零用泉廿。赠重君蒲陶干一合”。这“三太太”,便是三弟周建人的妻子,因眼疾住在医院里,“重君”,是三太太的哥哥重久。看罢友人看弟妇,足见鲁迅待人情深意重。

16日,“赠徐思贻以《颜勤礼碑》一分,徐吉轩、齐寿山各二分。”

23日,“上午以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及《呐喊》各五部寄长安,分赠蔡江澄、段绍岩、王翰芳、鲁健行、薛效宽。”

至此,鲁迅在西安所买之物品就大多有了着落。鲁迅,写小说善用铺垫与伏笔;在日常生活中,鲁迅亦是用得得心应手。

在西安时,还有一个细节让人铭记于心,至少是让考古学家李济之感叹不已。西安之行,李济之亦在其中,而且还是鲁迅的“同好”之一,经常一处游玩。得知李济之属猴之后,鲁迅便“以猿首赠李济之”。李济之很是喜欢,回去之后,便将它摆在书房桌上,朝夕相对。

李济之当年28岁,比鲁迅小15岁,完全是个小字辈,鲁迅却并不因此而小视他,反而主动赠以“猿首”。虽说是秀才人情,却也弥足珍贵!

而最出人意表的,应是8月3日返程的前一天,“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,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,又捐易俗社亦五十。”鲁迅竟从200元中,拿出了50元捐给当地的“易俗社”。前往西安之前,鲁迅还“从季市假泉廿”,也就是说,鲁迅此次还是借钱出门的。这前后一联系,便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,鲁迅需要钱,却更懂得如何花钱。

三尺讲台写春秋

七彩时光 □查晶芳

时光如逝,岁月如流。一晃眼,我站上讲台已有数十年。从青春年少到微霜凄凄,年年月月,迎来送往,曾有过焦躁、烦恼,但更多的是欣喜与感动。

最难忘的是我的第一届学生,他们给了我深深的感动。我带他们时还不满20岁,既充满激情,又心急气躁,更是满脑子的理想主义,一心想把工作做好,却不得其法。学生只要犯一点点小错,我就在课堂上大发其火。每次见我发火,老实点的孩子眨着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,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下面“嗷、嗷”地怪叫起哄,气得我一发不可收拾……那时,我真是个不称职的老师,根本不了解十几岁孩子的心理特点,缺乏耐心与爱心,更不懂教育方法。因此,对那班学生,我心存愧疚,他们肯定不喜欢甚至恨我的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,他们商议聚会想请的老师时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“一定要请语文老师”。听他们班主任说起这些,我真是既高兴又惭愧。聚会时,他们抢着和我说话,叫我“神仙姐姐”。他们记得我的绿色连衣裙,记得我头发上的蝴蝶结,记得许多我根本都不知道的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好,却全然忘了我曾经对他们严苛得不近人情……

感谢无情又有情的时间,在拿走了青春妍丽的同时,予以我温润宽容,予以我循循善诱。走过最初的青涩,我终于明白,教育的本质: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

日子的咸淡

青萍絮语 □董少广

大千世界,色呈七彩,人分九流,关于日子各有各的品味。有人把日子比作脚下的路,崎岖而漫长;有人把日子比作东流水,一去不复返;有人把日子比作天上的星星,有辉煌也有黯淡;有人把日子比作结在园圃中的花苞,似开未开。

朱自清在《匆匆》一文中,则把日子描绘成一个小顽童。

在我看来,日子最小,又最大;最浅,又最深;最轻,又最重。很多时候,日子就仿佛杯子里的清茶,虽平淡无奇,却韵味无穷。人生是由酸甜苦辣构成的,柴米油盐是日子殷实丰厚的资本,锅碗瓢盆是日子绵延更迭的载体,无论怎么活,你自己觉得舒服,同时也没有碍着别人,便是最好。

日子就是这样奇怪,贫穷潦倒时,你觉得度日如年;春风得意时,你觉得岁月如梭。人的能力有大小,日子不可能天天都过得红红火火,没有谁的日子一直甜到腻,也没有谁的日子一直苦到无边。山珍海味是日子,粗茶淡饭也是日子;我行我素是日子,礼辱不惊也是日子,对日子的态度反映了你对人生的态度。

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,心不同,日子便不同。富有的人固然可以活得很惬意,口袋里没钱,心里也没钱的人,一样因为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照耀从寡淡中品出滋味,把寻常的日子营造得风光旖旎、云水禅心。日子中最常见的苦惱得到鱼,舍不得熊掌;得到熊掌,又舍不得鱼。咸淡相依,甘苦共存,你若盛开,清风自来,这才是人生和日子的常态。

“时间和日子不一样,时间只是一个数字概念,而日子是有了人的参与。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,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,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,都值得记忆。一切都是有限的,包括时光和荣耀,如果日子有痕,岁月有尘,那就是我们丢失的东西。

老家的竹器

心香一瓣 □刘天资

老人家离不开竹子,竹林就在老屋的后面。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竹之用大矣哉。

稻箩

舅舅90多岁了,是个篾匠,不知做了多少稻箩。他说:“一个稻箩两个工。”伐竹、破篾、编制,全是手工活。破篾是关键,编篾见技术,编一只稻箩,要胸有成竹。

庄户人家不能没有稻箩,两只成一担,出入相守,收获满满。常言道,好话说了一稻箩。一稻箩,沉甸甸,可不不少。

能装。

能装人。

午季到了,麦子黄了;连枷响了,麦秆收了,麦子堆成一座小山。用水锨装人,一稻箩一稻箩,站好队,排成排。颗粒饱满,满箩是香。

秋来了,稻黄了。弯下腰,割稻。稻不娇,一任摔打,脱粒、装箩。一担担,沉甸甸,都是喜悦,都是温饱。

能装人。

正月,拜年路上。妈妈背着弟弟,抱着妹妹;父亲,担着稻箩。一头是礼品,一头是我。扁担一闪一闪,稻箩一晃一晃,悠悠哉哉。

装就是“容”。

稻箩“肚”大,容物、容人。

筛子

“团团圆圆,满脸是眼。够不够格,由它挑选。”谜底是筛。

生小出野里,自幼在乡间,家家户户都有筛。有米筛,米筛眼大;有罗筛,罗筛眼小,筛帮篾的,筛网细钢丝。妈妈会用筛,双手握住米筛边沿,顺时针,一抖一摇,就是一个大圆;单手握紧罗筛筛帮,逆时针,一摇一抖,就是一个小圆。

要吃米,先用筛。从粮食量出筛,倒入石臼,用力捣。稻壳与米混在一起,用米筛筛一筛,米是米,糠是糠。米煮饭,入口香;糠煮烂,做猪粮。

要吃耙,磨先拉。麦粒进磨眼,面粉洒出来,粗细不均匀,就用罗筛。罗筛筛的粉,细、均匀。做粗粉,口感好,有劲道。

一把筛子用多年。除了筛,还能晒。豆腐切成块,发酵;一行行,一排排,晾晒,腌起来,藏起来。一打开,香飘十里外。

长大后,方知晓,筛就是选,就是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。

筛,大智慧存焉。

扫把

扫把,也称扫帚。

“竹枝一束不须裁,常在家园笑脸开。君若有情亲近我,江湖何患落尘埃。”山里人家离不开扫把。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。”奶奶每天起得很早,手中不离扫把。很小的时候,我们也会早起,扫房间、扫台阶、扫猪圈、扫牛栏。每年腊月二十四,家里家外打扫尘。大人小孩,分工合理,屋舍整洁,喜迎新年。

竹扫把体大,扫稻场、麦场、大路,少不了它。小扫把体轻,扫台阶、屋角,方便。“人来就开花,客走方烧茶。”奶奶说,这家女人不贤惠;“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奶奶又说,花径可以不扫,门外路、庭内地,全要整洁,才能看出主人好客。

扁担

“长在山上,落在肩上,干活躺下,休息靠墙。”谜底是扁担。

老家在深山。开门见山,出门爬山,山连着山,交通不便。柴米油盐,全靠肩挑背扛,离不开扁担。

父亲当过挑夫,曾往六安挑盐。用得久了,竹扁担的中间有着暗暗的红色。他后来当了基层干部,对我们要求很严。他常说:“一根扁担,横竖都是一,始终如一。扁担的落点在肩,重任在肩。扁担,知道什么是责任;扁担,知道什么叫担当。”

我长大了,父亲常说,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是他最欣赏的一副对联。后来,我远行,父亲送出很远。他说:“你知道我喜欢扁担,好多扁担都是竹子做成的。在他乡、在单位,你要立足岗位,像竹子那样做人,咬定青山,不怕吃苦,成器、成才。”



夕阳渔歌 王必旭/摄

含山含水含玉人

如歌岁月 □赵书奇

含山这个小县城,这几年变化真大。原先连顽童的虾竿也不光顾的天鹅岗大塘,现已是亭台柳榭、廊桥临波。德胜河还是含城居民的中水河,昔日污水和蚊蝇恣情任性,现今漫步河滩步道,栈桥连水,花香与渔光俯拾皆是。驾车集镇乡间,绿道两旁洒满格桑花,徽派民居粉墙黛瓦,生态农谷的池畔开着鲜红的含欢花,随处可见的景点,犹如小家碧玉洁白肌肤上风掀而露的纹绣,含山含水亦含情。

“过街木楼石板路,青砖小瓦马头墙。”千年古镇运漕,徽派民居傍水而立。据史料记载,明初,朱元璋钦定运漕为“十二圩盐引岸”,运漕成为江北一带盐业专卖中心。晚清时期,李鸿章迁镇江米市至芜湖,运漕又成为国家级米市的江北集散地。自明至清,徽商云集,娇妻美眷,繁衍生息。

运漕美女冰肌玉骨,含山帅哥玉树临风。已经投建的徽商古镇影视基地,水墨文化写生基地,看中的也许正是运漕的美景和美女资源。当下更成为时尚产业,带动着服装、美容、健身、广场舞等行业的飞速发展。

含山不仅“物阜”,而且“文丰”。铜闸镇的凌家滩遗址,把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。史前的凌家滩先民,种稻养猪而食,筑墙建房而居,掘壕执钺而戍,凿井而饮,琢玉易物,已然一个有巢氏的繁庶帝国。玉龙的出现,说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龙凤文化。管钻的玉芯直径只有0.15毫米,在那个被后人称为新石器器的时代,是什么工具如此精细而坚韧!尤其是那两尊淡绿玉质的玉人,头戴圆冠,帽饰方格纹,冠后垂帘,两臂各套八个玉环,腰带上的斜纹竟然是挑花工艺。玉人的出现,反映出当时凌家滩人先进的纺织技术、服饰文化和审美情趣。

含山县陶厂镇还是马鞍山市首批三大书画名镇之一,不但走出张以胜、包士武、谢正华等书画名家,乡野百姓也都提笔能书、蘸墨能画。卜李村的陶庭友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,双腿留下残疾,走路只能架拐杖。但是身残志坚的他,学会了家电维修,工作之余,放下烙铁,执笔习字作画。他的一笔柳体小楷,清新俊秀,赢得赶集的四邻八乡拍手称赞。

“风吹花影动,月照玉人来”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,含山借玉人赋能,以情怀加推,内涵愈加丰厚。那种“矿泉水般纯净、烤面包般香软”的体味中,玉人文化,底蕴初成。

一夜白露秋成诗

花开花落 □江竺凤

“露凝而白,气始寒也。”天地间飞舞的白霜,将整个世都笼罩在一片苍茫的世界里,增添了几许缥缈的神韵。

“白露”,仅仅两个普通的汉字,连缀在一起却有着雪花的洁白,有着雨珠的清澈,但又比雪花多了几分透亮,比雨珠多了几分灵异。它晶莹剔透,孤傲傲世,独有的清冷与皎洁,似翩然而至的仙女,挥一挥白色的衣袖,作别夏的繁花似锦,再婀娜转身,徐徐铺开一幅幅秋日的画卷,似是应了《诗经·蒹葭》中那梦幻般的意境——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那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落,像极了秋天给人的感觉:天高云淡,俊朗飘逸,却也带给人莫名的伤感。

到了白露,长空雁叫,真正的秋天来到了。古人将白露划分为三候:“一候鸿雁来,二候玄鸟归,三候群鸟养羞。”意思是说白露时节,正是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,其他鸟类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的时节。大自然中的精灵们,似乎比人类更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令的变化,它们开始为度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提早忙碌着。

白露过后,秋意渐浓,山色深深浅浅,浓淡淡淡交织在一起,像极了某个画家一不留神打翻了油彩瓶子,随意渲染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胜景。山色也不再如夏日那般青绿、葱郁,而变得苍绿、沉寂了起来。一些山头与坡岭开始呈现斑斓的色彩,星星点点的红、橙、黄、紫,点缀在那绿的山间,好似这个季节盛开的花朵,把那些山头、坡岭装扮得格外妩媚动人。

这季节,田里的稻谷,正是一生中最美的时刻。地里的辣椒、茄子、南瓜都熟了,一地一地满满的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,农民们在土地上书写着绚烂的诗章。零零星星的棉花开始吐絮,大多还是一地肥硕的棉桃,像乡村顽皮孩子的脑袋,你蹭我一下,我蹭你一下;高粱沉甸甸的,有点害羞地低下头,就像乡里汉子喝醉酒后酡红的脸;玉米杆上肥大的玉米,有的已经泛黄,有的还青绿着,玉米叶子也青绿着,挨挨挤挤地站成一大片,让人想到北方的原野,曾藏有千军万马的青纱帐……即将收割的稻穗,绿中泛黄,黄中透绿,饱满充实,散发着成熟的清香。庄稼地里承载的是村民们一年的希望和期盼。

仰起头,触摸到秋高气爽、辽阔明澈的感觉。卸下疲惫,放松身心,置身于这片秋意里,去静静地享受一份心动和陶然……



职工 韦凤龙 中国书画协会会员